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代名人書札

佚名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清代名人書札

## 目錄

陸世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邵齊熊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陳壽祺答朱詠齋侍郎書 與趙尙書書 答高雨農舍人書 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顧曾答秦侍郎書

林則徐覆姚春木 覆梁芷庭觀察 致閩撫鄭夢白中丞 覆吳子序編修書 致潘

芸閣河帥

劉恭冕致劉伯山書

吳定答任幼直先生書 與王濱麓書 答鮑生桂星書

張星象上朱石君夫子書 與龔海峰書

羅有高復彭允初書

劉儀復高雨農書

張海珊與顧海霞書 答顧海霞書 與張鱸江書

管同擬言風俗書

許宗彥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李兆洛答陶雲汀宮保書 誠子書 答穆鶴舫中堂書 與方植之書 與姚石甫書

秦瀛答王惕甫書

陳用光上翁學士書

惲敬上陳笠軌按察書 上曹儼笙侍郎書

張穆致劉孟瞻書

汪喜荀上張石洲先生書

王豫與吳尺鳧書

王元文上山東廉使朗甫陸公書

吳德旋復吳耶溪書 與沈閒亭書 與族弟筠墅書

姚瑩上韓中丞書 復薦青一兄書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謝應芝與錢澤甫書

呂瓚與吳仲倫先生書

梅曾亮覆上汪尙書書 上方尙書書 答朱丹木書 答吳子序書

周天爵答懷遠何冶亭書 答湯海秋書

曾國藩復賀耦庚中丞書 復彭麗生書 致劉孟容書 復吳南屏書 復陳右銘太

守書 復胡潤之書 與徐玉山太守

馮桂芬上曾協揆乞師公啟

龍啟瑞復唐子實書 答張芾卿書 致馮展雲侍讀書 上梅伯言先生書 致曾滌

笙侍郎書

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劉蓉與曾滌笙侍郎書

彭玉麟與郭意城書

江忠源與徐仲紳制軍書

胡林翼致委員韓南溪 致嚴渭春觀察書 致兩司函 致嚴渭春方伯 復應山縣

吳木齋書 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致程晴峯制軍啟 請通飭修築碉堡啟 致左季

高書 致左季高書

羅澤南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沈葆楨與郭意城書

左宗棠答朱茗生少司馬書 與吳子備太史書 上賀蔗農先生書 答胡潤芝書

與王子壽書 與胡潤之書 答毛寄雲中丞書 答楊石泉書

李鴻章致朝鮮國王 十月二十七日致總理衙門請釋回李是應 致朝鮮國王書

四月十六日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復何子峨星使書 復醇親王論鐵路 論日本圖

攻臺灣書

李元度與劉毅齋書

徐宗亮與方子白書

戴熙復曾滌笙論文書

魯一同與于司馬書 復戴孝廉書 與左逸民書 與左逸民第二書

程同文與戚慕書

孫研芝與胡杖仙書

萬壽祺答門師

孫鼎臣與郭筠仙書 與姚廉

郭嵩燾復王綸霞書 復嚴仙舫丈書 再與易笏山書 致彭宮保書 致沈幼丹制

軍書 致李傅相 致黎 齋 致陸存齋書

曾紀澤倫致致丁雨生中丞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代李伯相

答彭孝廉書 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 答友人書

吳敏樹己未上曾侍郎 與朱伯韓書 答李香州書 與篠岑論文派書 與梅伯言

先生書

徐子苓上翁撫軍書

王錫振復陳冀子文書

鄧瑤與崇海秋大令書

薛福成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上閻尙書書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何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陳廷經與陸存齋書

張度與陸存齋書 致陸存齋書

毛鴻賓與陸存齋書

張曜致陸存齋書

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書 復袁爽秋同年書 復樓芸皋大令書 復龔菊田刺史書

張裕釗與黎蕤齋書 復查翼甫書 與張煦堂大令書 與鍾子勤書 答李佛笙太

守書

陶模寄楊利叔書 上顧訪溪先生書

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功課書 瑪賽復友書

許釐澄致朱亮生觀察書 致陳雪漁廣文書

壽富與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啟 致高嘯桐書 致高嘯桐書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與朱肯甫書

陳玉樹與劉楚薌邑侯書 上祭酒王益吾師書



# 清代名人書札

陸世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起處不同。儒治從教化上起。吏治則從刑政上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游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雜師而游。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廢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睹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誦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

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嘗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詞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邵齊熊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彭司馬名啟豐。乾隆中官兵部尙書。

伏讀司馬公事狀。詳而不繁。直而不盡。無虛美。亦無溢美。凡人子欲褒揚其先人者。當以此爲法。祭文筆力清勁。比擬不失其倫。雖曰詞章。亦超出乎流輩矣。及讀墓志。則惘然若有所失。夫以司馬公之立身行己。於世道人心。所關繫亦非細故矣。即遵常事不書之例。一切庸行置之可也。糾玩賑之州牧。則公之急民病可知也。劾貪諂之學臣。則公之傲官邪可知也。條餘杭之水利。則公於吏治。能規遠利可知也。陳漕政之闡茸。則公於國計。能抉奸蠹可知也。卽此數端。司馬公立朝風采。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今顧一概不錄。除爵里姓氏世系而外。僅作一二虛語。聊以塞責。不亦誣乎。其云治理所宜。事有不可。便昌言之。

乃凡爲言官者所同也。遠村窮野。婦人稚子。皆知有公。乃凡有時譽者所同也。昔湯文正公家居二十年。里中仕宦者皆不知其名。而吾邑一二貪穢之徒。其富貴赫奕。田夫野婦。莫不嘖嘖羨之。然則以婦豎皆知爲賢。非公所樂聞也。且自有文字以來。古聖賢之事業功德。得以流傳簡策。使後世學爲忠臣。學爲孝子者。非文章之力與。使古之時無詩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亦與草木同腐矣。而謂人不必以文傳。吾不信也。夫墓志未出。人人望公如景星卿雲。爭先覩之爲快。今墓志直止於此而已。必且舉平日所欽慕而稱道者。並起而疑之矣。是志不如無志也。安得以吾銘不華爲解乎。不華誠不華矣。所謂質者安在乎。夫古之人有事跡不傳而虛論其概。其人因而愈顯者。太史公伯夷屈原列傳是也。亦有不著議論。列敘諸賢推許之詞。反勝於實紀其事者。范蔚宗黃憲傳是也。志傳雖微有不同。立言之體。則一旣不能特舉一二事以表揚懿美。亦當別作一篇議文字。而乃寥寥數語。有同寒蟬。抑何苟簡之甚耶。今將志中爵里姓氏世系。芟去。問爲誰氏之銘。恐作者亦啞然笑也。解之者曰。旣有事狀。墓志可略。不知事狀。正以備志墓者采擇。倘無可采擇。事狀亦徒設也。且亦思志銘何爲而作乎。千載而下。陵谷變遷。後世或見墓石。知其人不可泯沒。肅然起敬。重爲封樹。人子無窮之戚。蓋有寄之頑然無知之物。而

不忍言者。苟無所稱述。人將棄而勿視矣。豈仁人孝子不死其親之至願哉。某辱司馬公知最久。不忍公之行事湮鬱而不彰。用敢獻疑於左右。惟君子察焉。

陳壽祺答朱詠齋侍郎書

陳公以翰林院編修乞假歸。主講省城鼇峯書院。故書有鼇峯諸生漸除舊習云云。秋冬兩奉手教。備荷注存。獎勗兼勤。曷勝銘感。伏維閣下起居綏豫。侍奉康怡。稽古之榮。以是爲大。所云部務。惟在遵循舊章。稍加辨詰。卽有喜事不更事名。又云聽鼓應官。日與舞文弄法者相支拒。言之慨然。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苟欲直道而行。未有不戾俗招謗者。小之如鄙人之於書院。大之如閣下之於部務。皆其明驗。以此推之。其孰不然。壽祺嘗論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訊其末。法勝則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漢以來。歷世數十。法日增。網日密。然開國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後。其治常難。何也。始未嘗不節目疎闊。而後乃細如牛毛也。夫法寬則吏無所施。其奸官得以行。其意法煩則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監司之吏。可以制守令。督撫之吏。可以制監司。六部之吏。可以制督撫。舉國家黜陟賞罰之權。食貨出入之計。多束手聽命於一吏之所爲。欲天下事之就理。其可得哉。故嘗以爲今日之勢。當如漢法。以士人爲吏。但使之掌文書。

勿使之動刀筆。督撫監司之任。當如唐之用幕職。不當如今之用幕賓。邪慝庸劣者。禁其濫充。賢能俊異者。予之拔擢。庶幾事得所左右。而人奮於功名。然後可與言治也。然而黷官蠹士。其害與虎狼螟螣之吏等。是又不可不察。誠使在位者上下均砥節。致身於其國。則吏亦絀於其術之蔑以中。而無如模稜兩可之多也。近世之弊。最在粉飾。其次脂韋。其次牽掣。其次因循。其次翫愒。其次顧忌周旋。積重難返。蓋非一朝一夕矣。安在豪傑之伸其志而樹厥功哉。此麋鹿之性。所以畏羈繫而樂長林豐草。德非夏禹。才匪相如。謬膺薦達。何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謂腹下之蟲。背上之毛一把。奚足爲重輕乎。閣下諒之。鼇峰諸生。頓除舊習。繼此能守而勿失。士氣可以復振。第壽祺學識闊淺。無足爲多士式。益可忍也。年齒未宿。精力已衰。疾疢牽纏。輒多自廢。近刻精義二種。謹寄呈匡球。此皆在京舊藁。比罕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約積五六冊。多言經學時務。未敢問世。安得有道能文章如閣下者。就正其得失。俾無墜迷塗乎。惟鑒不宣。

陳壽祺與趙尙書書

遂樓尙書老前輩大人閣下。日蒙賜從左顧。咨訪桑梓。諄諄愷惻。有憂民之憂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托庥蔭。曷有旣極。竊惟敝

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怵於宄賊之劫奪。下游則困於豪強之械鬪。劫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陸路修擴汛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爲誅賞。得其巢穴。則劇盜亦可攻也。械鬪異於是。蓋劫奪之亂在外。械鬪之亂在內。亂在外者。其疾爲癰疽。爲痿痺。亂在內者。其疾爲癥瘕。爲瘕瘕。爲狂怵。爲鳩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禍尤烈。癥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十死四五焉。瘕瘕者十死六七焉。狂怵者十死八九焉。至於鳩蠱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石矣。泉漳之械鬪是也。頃承示禁止械鬪。當責生監族長。將奏行之。甚善。甚善。顧法行在人。苟輕重權衡。稍有畸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勝道。敢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以備萬一之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待數年遊清源。知泉事頗悉。夫械鬪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讎釁攻鬪。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其事乃遂。儒冠代徒隸之役。饗舍爲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公門。則拘繫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則校官與令長比。爲之羽翼。以齷齪其弟子。動則具詳學憲。先褫衣巾。幸而獄釋。寃白。而生監之身

已踣家已破矣。今若奏明以械鬪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奉行之過。無獄不藉端恫喝。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凌虐。草芥韋布。非閣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其族是已。然族長之富強有力。足以服其衆者半。懦而老貧。力不足以制其衆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惡者。勢常強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曲徇黨援。或裹脇而強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如何者。曩者有司捕治是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其田園。誘掠其貨財。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一免焉。彼其荼毒無可控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鬪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爲不肖者授之刃而刺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踣。家已破矣。亦非閣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取而究之。不必護也。其平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爲小人阿黨可矣。如連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鬪則多惡少年爲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衿。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絮愨者。立一人爲族正。復立一人爲族副。奏明於朝。假之以約束舉劾之權。嚴之以從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遇有議鬪集衆

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其尋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則定斷於官。勿令每案牽涉。使其僕僕然匍匐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鬪。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兇之難得哉。夫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如。君子之欲善俗興賢。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爲士。能充羞惡之心者寡矣。若不急崇其名節。養其廉恥。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迫脇於賂賂之場。以供饕餮之一飽。則驅之爲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爲儒。官旣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易耳。豈必搏擊讀書之人爲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袤相及。縣鄙鄰鄰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法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鄰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於信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爲請先嚴喻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強暴。示以法之必行。切戒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拂。揅時之務。執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妄思萬一裨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勝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陳壽祺答高雨農舍人書

高雨農名樹然光澤人亦閩中之治古文者

壽祺頓首。雨農先生閣下。臘初郵寄一函。未審何時得達。廿一日奉到手札。不勝懽慰。承示大著論語私記。所訂先賢舊說。皆犁然當於人心。誠篤信好學。不爲苟同之道。異於剽襲墨守迂論。妄自以爲遵服儒書傳注者也。謹留再三。紬繹俟它日繳左右。拙文荷蒙教正。自首至尾。評騭盈帙。復一一校定句字。以求其當。循循善誘。使人忘其醜而增其智。快然若飢十日而享太牢。壽祺不自意閣下知愛之深。不以爲不屑教誨而降心以引而進之。古人若此也。閣下所論國朝諸公。魏冰叔汪蒼文方望溪劉海峰惲子居之各有其偏。侯壯悔姜湛園姚姬傳之治氣格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經術疎而實用少。誠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顧不知往者黃梨洲全謝山先生。近者朱笥河學士。張澹文編修。陳白雲同知之文。閣下以爲何如耳。梨洲謝山長於史。其氣健。皋文長於經。其韻永。白雲長於子。其格高。笥河長於馬班。其神逸。皆可以爲大家。閣下或未盡見之邪。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本六經。固也。諸經之中。易道陰陽卦象爻象自爲一體。書絕質與詩專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

傳禮記於修詞宜耳。然人徒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敘事。其詞多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定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淳然而不能自己。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嘗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悖於古之立言之指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立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以傳遠於後世。壽祺少學詞章。間弄筆爲散體。既知其妄。輟不復業。其後研討經義。又縱觀古今作者之林。然後稍稍從事乎此。而才識駑鈍。用功不專。終末由有所成就。其有不獲已於言。則姑直抒胸臆。而繩墨不中於義法。雖未嘗依傍藩籬。而亦莫窺見堂廡。每念茲事之難。千載以來。代不數人。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爲唐明職志。猥承許與。顧焉敢以皮膚末學。欲廁於古之立言乎。行年早

衰。意氣消縮。自知其力之不足。幾將中道而廢。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遽棄。豈圖閣下扶樹導迪之厚。乃如習下駟而俾之馳。作懦夫而使之射也。辱獎借過情。選定拙文百餘篇。謂氣格高者。近習之子。固時摩韓壘。次不失爲劉原父。虞道園。方希直。考據之文。勝全紹衣。錢竹汀。又謂其上大吏諸書。圖度民隱。性真不可掩抑。何減歸熙甫。夫習之諸子。何可當抑許。駕部儕之道古堂。則亦鄙人所慙者也。壽祺嘗與友人言。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而閣下固冠時之儁也。閣下樂志味道。束脩無玷。經學明通。而文詞嗣響梅崖。不朽何疑。壽祺得附於諸君子之末。習聞講畫足矣。奈何謬推迂愚。謂能補梅崖所不逮。而自比於滕薛小侯哉。尋繹尊旨。辨體極精。壽祺嘗論四六之文。與律賦異格。與古文同源。必明乎謀篇命意之途。關鍵筋節之法。然後與古文出一機杼。四傑氣格尙雋。而不免繁豔。自宋以後。浮動輕率。遂墮宗風。國初陳迦陵雖有逸才。未除俗調。章豈績而下等之自鄙矣。自胡穉威始倡復古。乾隆嘉慶間。乃多追倣選體。然吾鄉猶近時趨。未能不變。而治古文者。恥言駢儷。排擯橫加。如此未達乎西京揚馬鄒枚之作。有唐河東贊皇之製耳。閣下論古文嚴。而亦不廢有真氣之駢體。非洞澈古今升降源流之故。而得其會通。其孰能辨於此。壽祺不揣固陋。因閣下之不加鄙夷。

敢復獻其舊撰閩中儒林文苑兩傳稿二冊。乞是正。外雜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應之餘。本已投棄。間有一二或似可收。又駢偶文一冊。凡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表。緝 兩朝東巡詩恭跋之類。當入內集。餘並希鑒定。其卑下者。宜直付焚燬。非欲如買菜之求益也。蓋緣閣下之惠好。私心悅服。謂不可當吾世而失師資。故不憚盡出肺腑相眎。不啻若病者之遇良醫。斲者之遇大匠。將披其腹心。竭其材質。以求工削也。惟閣下察之。

陳壽祺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汪尙書名志伊。道光間。爲閩浙總督。

伏惟尙書督府閣下。再蒞閩。習諳閩之地俗民情。所以求爲閩殖元氣。剗秕政。非一端矣。蓋閣下守程朱之學。而務見之行事。其所欲成就。不獨效近時張清恪陳文恭之在閩而已。雖然。閩之人皆閣下赤子也。赤子日被父母之養。而猶有疾痛疴癢。不能自達。與達而弗及謀者。於此而苟有爲閣下所知之人。而耳目所及。不以聞於閣下。是則鄉士大夫之過。而亦閣下之所不取者也。鄙人敢忘其樞昧。稍獻愚管焉。竊惟今日事勢之大且急。而切於治閩者。數端。曰責吏職。曰嚴吏課。曰養民財。曰正澆俗。曰除莠慝。曰汰游食。曰鋤蠹胥。曰行勸罰。今 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嘉勞勗勤。遇變罪己。至於淚

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厲天下。誠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道也。凡百有位。疇弗媿厲激發。仰答朝廷之至意。然觀賢大吏。常靖共不懈。而政事未盡張舉者何也。其責在有司奉行不力故也。大吏懸一令。施一政。例必行司飭府委縣。展轉四五官。簿書期會。程限日月。文牒遷延。動經數時。而監司或意見參差。守令或情面請託。加以每日奔走投謁鮮暇。吏胥欺矇。習爲沈壓。經年累歲。壅滯不行。及草率議詳。顛預塞責。仍不過一紙空文已耳。州縣積獄不結。弊竇紛滋。上下駸覆。文牘如山。囹圄久繫。動多瘐死。其害又有倍蓰而無算者。夫守郡之長。朝夕振刷精神。孳孳釐盤錯。剔芽蘖。以冀臻救甯。猶患不足。奈何泄泄燕燕。效袁盎亡何之飲。慕汲黯臥治之功乎。縣令不日與百姓相親。以民事爲家事。而徒伺候公門。敝精神於無益之地。恐紀綱隳壞於冥昧。蠱蠹潛乘於罅隙。後雖噬臍。弗可及已。天下之治否。視縣令。縣令之進退。視考績。三歲大計。廉與能者必舉。昏與墨者必絀。則賞罰信而風旨明。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懼。昏墨不絀。而欲吏治清。官常正。不可得也。且昏墨之爲民害。夙退一日。則百姓如離湯火。苟容一日。則不啻若疢毒之益深。癰疽之益潰。人情豈有不忍於虺而忍於魚。雀不忍於木。俑而忍於孩提者耶。今清強之吏。或格於部議。不能破格薦用。若闔茸貪汙之類。部議未嘗禁其糾劾也。又或嫉

嬰而不決。每遇計期。外議藉藉。以爲某罷輒當去。某憚黷當斥。旣而上計。卒無一挂彈章者。豈百里之才盡賢。而道路之言失實與。抑政體寬大。不肯迫烈操切。犯束薪之譏與。是非不在其位者之所知也。夫閩頑梗之習。莫甚於泉漳。以泉言之。其土瘠。其人滿。其俗強。好凌弱。衆好暴寡。貧好噬富。頑惡好虐善良。其野人善爭鬪。其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挾。擊官長。晉江石獅等鄉。白晝當路鈔掠殺人。五堡厝上等鄉。窩匿奸宄。通濟海盜。巨商大賈。自廈門私販鴉片。獲利無算。因致素封。俗之敗惡。未有甚於此者。此教化久失之效也。近海氛已熄。結會已除。械鬪漸少。比年臺灣運米接艦而至。民得賤糶飽食。然爭訟殺掠。藏奸違禁之事。猶未絕也。往時猛吏治泉。聞其止鬪捕凶。善鈎致魁惡而用之。往往焚蕪村莊。株連族屬。始未嘗不撲救一時。然其害至不可勝道。夫越人相攻擊。自漢已然。而奸民之通盜。自前明倭奴之寇。與國初僞鄭之變。習貪利餌。非一日矣。然其魁惡能號召黨與。脅以燭之者。鄉不過數人耳。今旣能鈎致魁惡。何不如趙廣漢張敞之所爲。或明正其罪而創艾之。或使相爲擒捕以自贖。而願置爪牙。魚肉無辜。虛張恫喝。揣肥而食。所求不遂。則燒其室廬。破其積聚。使平民棄其財賄器用。蒼黃逃竄。無所投歸。不填溝壑。即驅之萑苻耳。是所謂林猿之禍。池魚之殃也。是吏之參豺狼。以搏鬻。磨民之脫狐狸。而罹羆。

虎也。故胥役之利。猛吏也。如豪奴之得猾主。而民之畏胥役也。甚於畏盜。蓋濱海饒實之家。固已十破五六矣。古者周官保息六。終曰安富。富民者。邦國之元氣。不可以傷陷也。烏陵常山大黃巴豆之屬。攻疾雖速。然投之不愼。元氣一虧。身亦旋殞。數十年以來。泉之元氣摧剝殆盡矣。今之宰於泉者。尤復效尤不已。詎爲長策。不識摧殘之極。伊於胡底。此鄙人所爲杞憂者也。福州城中上戶。鮮十萬之產。而婚姻宴會。死生葬埋之事。競尙奢侈。一女之嫁。輒數千緡。一日之觴。或百緡。閨閣之珠璣。溢於簪屨。嬰襦之錦繡。以藉涕洟。財安得不匱。生安得不窮。統緒之子。乳臭已狎狹邪。庠序之生。嗜好乃甘鳩毒。庶人親喪。百日之內。乘凶納婦。宦家親喪。再葺之內。徇俗嫁娶。敗禮悖教。與於不孝之甚。士安得興學。俗安得長厚。頽波非一柱之障。狂泉非一勺之清。每對同志。輒興叢歎。願大君子身教之餘。更出條約以嚴諭之。庶幾戶知禮節。馴挽澆漓耳。近省城內外。草竊甚繁。花會甚熾。賭場鴉片館甚稠。去冬侯官令嘗於西郭外沙堤。捕獲劇賊。惜兵不部署。俾積惡窩醜。乘空脫網。踰年設法。乃復成擒。閩縣尙幹南洲。久爲盜藪。莫能誰何。若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緝。嚴定賞罰。則奸宄何難立得。花會匪類。常聚外鄉。及五虎山左右。恃其僻遠。又有阜閩輿臺受其賄而爲之耳目。故聲息一動。則聞風遠颺。此宜密調文武吏潛偵虛實。聲東

指西。使迅雷不及掩耳以取之者也。海內生  
爲僕從。即占名爲徒役。塗徑便捷。積成淵藪。  
者鮮衣美食。頤指氣使。劣者蠅營狗苟。嚙肌  
府有數十狐鼠。縣有千百虎狼也。雖廉明之  
廢而可省。守令親民之官。勿設司閹簽押之  
徑達內堂。簽押只歸司號件者一人。則僕從  
縣無過家丁十人。胥役三四十人。小縣半之。  
絕侈濫。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州縣催科  
抗糧者百不二三也。官收折色。已減於前矣。  
之吏。包攬把持。高下在手。進退在心。或已納  
不信官而信吏。不畏官而畏吏。展轉欺隱。無  
巨慙而大創之。豈足以破積痼耶。自外官設  
於下也。然養廉者。獨督撫大吏優渥。足自供  
二千兩。少者數百兩。每歲司庫扣抵雜款。猶



食之資。歲當數千緡。幕友館師之脩脯。歲又數千緡。本府本道之供應。歲又數千緡。長官同僚及親故賓客酬給。歲又不下千緡。提解囚徒繫鞠省獄。夫役宿留之費。歲又不下數百緡。一有緝捕。急者須購綾懸賞。又急則會營協緝。道府營將之廚傳。兵丁之餼廩賞犒。每舉又不下數百千緡。然則大縣一歲之間。所需無慮數萬金。將安所出。且即無是數者。之交迫。亦安得人人盡飲水而不飢乎。所賴以支應一切者。惟錢糧加耗耳。今正稅奏銷。實徵實解。無一毫溢耗。黔黎不勝大幸。然官無贏餘。何所資以奉公。夫腴脂膏以益上。非也。使爲民上者。日憂不給。而一事不可爲。亦非也。莊周云。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水搏而躍。欲其不從他徑漁利得乎。然則奉公之道。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仕者。莫不有采邑之田。無所謂養廉也。宰之上其長一而已。無所謂鎮撫監司也。庶人在官者。皆有祿。足以養其家。官所與治文書者。即其民。無所謂幕客也。軍旅追胥徒役。即其人。無所謂兵餉丁徭也。故其時邑宰事不煩而用足。三代而後。事勢大異。則不得不一槩仍資之於民。本朝稅法至輕。而國家之制。固不許州縣之浮取於民也。於是公事之在民者。不得不藉民力以自爲之矣。故州縣陋規。去其泰甚而已。不必盡從裁革。以佐不得已之需。而杜大風之墜。其民事需財者。可以勸民共爲之。誠擇閭里端謹之士。官爲倡率。各令從惠。

富豪量其力之強弱豐殺。以出資。則衆擎易舉。今北方之民。大兵大役。人夫車馬。餼牽芻秣之費。莫非民間任之。南方之民。無是而有漕糧。本折交納之苦。若閩中二者俱免。而以此土此民之財。修此土此民之利。宜亦人情之所樂從矣。議者或以派累百姓爲患。不知朱子社倉之法。非勸民出粟數千石乎。蔡君謨建萬安橋。不令民施金錢七千萬緡有奇乎。其德覆當時。澤流後世。若彼何派累之患之有。故爲政者。但蕲心得其平。措置得其方而已。何憚而爲沾沾避名避怨之私。棄百年之功而不舉也。其次則罰典可行。夫使民之無事者。出所有以供官之用。不如使民之有過而可宥者。出所有以寬其誅。而即以濟民之事。此亦周官罰粟。呂刑罰鍰之遺也。國制刑罰并行。今治民有刑而無罰。似宜稍體法外之意。權民之情。罪輕而力有餘者。罰金示儆。申報監司。存貯府庫。以待不時之需。民不病而事可集。其亦仁政所不廢也。此八者。利害是非。皆閣下所洞悉。或俟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遽盡。鄉黨愚蒙。豈能復有計議裨補萬一。第芻蕘之微。冀有可採。大要法在不變。令在必行。樹德務滋。去疾務盡。教民宜寬。束吏宜猛。力而措之。則政治日興。民被無窮之福。因而弛之。則政治日絀。民含無窮之冤。夫智者貴察於幾微。義者貴絕於適莫。直者不鄰於偏頗。仁者不涉於谿刻。場師之藝木。剗枝葉而勿傷其本根。良醫之治疾。先腑

臧而後其疥癬。干將莫邪。不用以割犀兕。截蛟蛇。而用以割雞剖豕。漢丞相不問京兆民。鬪而問道旁牛喘。此皆未爲明於輕重大小緩急之數者。區區靈言。非下走不敢以陳於閣下之前。非閣下正直廉明。則亦不敢以進。惟閣下恕其狂愚而察之。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戀之私。未閒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勲業之彪炳。聲聞之薰燦。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爲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信其未然而奮其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遠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

宙閒。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尙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盡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海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之。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於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即限於八家也。夫專爲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衆家之長。尙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仿其辭。遂可以爲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詼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

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鏗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可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讜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爲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未矣。此專爲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於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既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爲明

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必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爲文。亦徒出入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作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學者。必實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訓誥。以莊其體。泳涵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大戴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揚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爲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智識。感發意趣。如是術藝既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瓌瑋。合萬物百家以汎濫厥辭。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衆美既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傳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多。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

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之爲文。則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爲之者也。而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爲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殫精竭思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夫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後。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醱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齎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醱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敝。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

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辭。以漢人之氣體。連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有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芻蕘之見。皆先生所知。不揣固陋。瀆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惟先生可聞斯言。惟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簡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

顧曾答秦侍郎書

曾再拜。得閣下所示。近日世道風俗。日趨於下。邑中無賴子弟。稍不如志。謗議沸騰。而告訐之風。日以滋長。非獨閣下憂之。雖以曾之愚陋無識。亦以爲非旦夕之事。蓋人心之所向。必因乎風俗之所趨而爲之。吾吳中素以侈靡相尙。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率多買田宅。遺子孫。爲不可動之計。其子弟習於聞見。而固守其意。中人以下之質。與之言廉恥之節。則慕其名而難爲。與之言苟得之事。則就其利而易動。而其尤甚者。漸至貪鄙詐戾。見利而不顧其害。有事則恃父兄之力。以持其令長。挾令長之勢。以暴其鄉黨。此近年之敝。而閣下之所未見也。閣下以清明謹直之風。聞於朝廷。而達於草野。其進退出處之間。求之古人。庶幾無愧。以之居鄉。可以善俗。誠世道一變之會。然嘗聞人言。閣下但以子然



獨立不能和處鄉里。用相駭惑。是以近者方欲舉廢墜。修文獻。復哲士賢人舊址。於莽榛荆棘之餘。所爲宜無不順乎人情。而皆欲合謀以撓其事。莫肯信而從之。惟前之以權勢自恣者。稍稍斂戢。而無以獲其利。夫君子之處世。有剛介之操。不肯詭隨。其易爲人所不悅。而嚴憚如是。若猛虎暫處於巖谷。而一時百獸爲之震恐。探樵者爲之匿跡。然其心之鬱鬱而不得以逞其志者。未能已也。夫使人外憚而心不服。則欲禁人而不得。止責之急。則反而求我之所爲。雖以平昔尊重之勢。臨之以一言。進人則衆以爲賢。以一言斥人則衆以爲不肖。而朝夕竊觀閣下之舉動。以求其釁者多也。指其一端之可議。以爲未盡出於公與明。使其言無足據。以爲輕重。而後得肆其所爲。而無忌於斯時。而欲閣下之道行。必閣下之道勝。豈可不審其情。不度其勢。而善持之。而遽以返數十年靡靡已壞之風俗哉。嘗觀古之君子。不務逆人之情。而優游漸漬。如雨暘寒暑。運行其中。而風俗人心爲之潛易。蓋錫邑於吾吳。諸俗爲易變。自宋儒楊中立在邑。十有八年。而喩樗尤袤之徒。皆親受其傳。迄後東林諸賢。實有以繼雒閩之絕學。爲四方之所慕仰。未及二百年。此以知餘澤之未盡熄。而人心之未盡泯也。加以我數朝培養深厚。必有洗淬濯磨。希風前哲者。而閣下學識深醇。文章尤絕出於當世。固邑中所願親近而薰炙者。宜擇中一二賢者。先正